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总主编 路雨祥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 在使用中的变异性

孙 寰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本书出版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
使用中的变异性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孙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ISBN 978-7-100-07674-6

I. ①术… II. ①孙… III. ①术语—研究 IV. ①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07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

孙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674-6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3.00 元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总 主 编 路甬祥

执行主编 刘 青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郑述谱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序)

董 琨 冯志伟 龚 益 黄忠廉

梁爱林 刘 青 温昌斌 吴丽坤

郑述谱 周洪波 朱建华

总 序

审定科技术语,搞好术语学建设,实现科技术语规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

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术语统一工作实践和术语学理论研究。两者紧密结合,为我国科技术语规范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术语学理论研究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方向上的保障。特别是在当今术语规范工作越来越紧迫和重要的形势下,术语学理论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愈来愈明显。可以这样说,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对术语规范工作同等重要。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伴随科技发展产生的科技术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术语规范工作,但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重视并从事着对科技概念的解释与命名。因此,我们能在我国悠久而浩瀚的文化宝库中找到许多堪称术语实践与理论的光辉典范。战国时期的《墨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著作,书中对一批科学概念进行了解释,如:“力,刑之所以奋也”,“圆,一中同长也”。两千多年前的《尔雅》是我国第一种辞书性质的著作,它整理了一大批百科术语。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也早已有关于术语问题的论述。春秋末年,孔子提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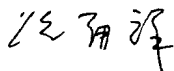
的观点；战国末年荀子的《正名篇》是有关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很多观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为解决汉语译名统一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为此进行了讨论。特别是进入民国后，不少报纸杂志组织专家讨论术语规范问题，如《科学》杂志于1916年发起了名词论坛，至新中国建国前夕，参与讨论的文章达六七十篇之多。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我国科技术语规范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自成立至今，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了70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审定公布了近80部名词书，初步建立了我国现代科技术语体系。同期，我国术语学研究也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和西方术语学家对话，并不断引进、研究国外术语学理论；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我国术语实践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目前，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仅《中国科技术语》等专业刊物就刊载了大量相关论文，特别是已有术语学专著和译著问世。但是从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工作来看，与我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相比还相对滞后，且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加强术语学研究，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学术上的系统探讨并得到学理上的解决。比如，《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的修订，规范术语的推广，科技新词工作的开展，术语规范工作的协调，术语的自动识别，术语规范工作中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能直接推进术语学研究，还能直接促进术语规范实践工作。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多方面入手，比如：引进国外成熟的术语学成果、发掘我国已有的术语学成果、从我国术语规范实

践工作历史与现实中总结规律、借鉴语言研究成果,等等。

为了加强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计划陆续出版一系列的术语学专著和译著。希望这一系列的术语学著作的出版,不但能给那些有志于术语学研究的人士提供丰富的学术食粮,同时也能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参与和推进我国的术语学研究。

值此书系出版之际,特作此序。谨祝中国的术语学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就。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Li Rui' (李锐).

2008年10月28日

序

术语学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第一个 10 年期间,我与我的同道先后完成了三个研究课题,其中两个都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第一个课题是研究俄国的术语学理论的,于 2004 年按时完成,第二个课题则是关于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的,也于去年顺利结题。孙寰博士的研究课题“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是第二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即将付梓成书,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她要我为该书写几句话,这却多少有些让我犯难,因为我历来打心眼里不大愿意做类似的事,但是,我与她这本书确实又有“脱不了的干系”,最后只好应承下来,勉为其难地说上几句。

据有关人士透露,2009 年,在国家有关部门审查并最终批准术语学学科代码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据此,如果说,孙寰的这一研究成果在成书前已经发挥了某种社会效益,这也许不算为过吧?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夸耀自己。公平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术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了解的人不多,涉足的人就更少。任何认真的研究成果,在现阶段,客观上都会起到助推这个学科成长的作用。

好像是歌德说过,研究一个学科的历史,就是研究这个学科本身。术语学的历史虽然不长,却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发展时期。

不同时期的主导理论,通常区分为“规定论”与“描写论”。顾名思义,“规定论”对术语及其标准化,有各种可以说是硬性的要求。“描写论”则不然。它更关注术语的实际使用状况,注重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特别是违反规定的使用状况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其中合理的理由。在术语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我国,在多数学人头脑之中,可能还是“规定论”的影响更大。在“规定论”看来,术语在使用中是不该存在变异的,变异本身就是对规定的违反。把变异性作为研究对象,这明显属于“描写论”的辖域。这样的研究选题,相对说来,是具有学科前沿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紧跟学科的前进步伐,克服“规定论”的片面性,帮助我们以更客观、更辩证的立场,看待并实施术语的标准化。与一般单纯语言学视角下的术语研究比较,它也更接近术语的本体理论。

从一般语言学意义上说,人们不难理解术语的称名、交际功能。至于说到术语的认知功能、确定知识功能、启智功能、信息压缩功能等,这些则鲜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我国,还很少有人真正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去研究术语。如果从哲学的认识论出发来观察术语,那就不难发现,一个术语的产生与定名过程,往往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反复认识过程,也是对认识结果的科学凝炼。自古以来,人类无数次看到过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然而,只有当牛顿把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称作“自由落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一般的感性认识相比,这应该看作是认识上的飞跃。“自由落体”等相关术语,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性认识的确定(fiction)与巩固。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兼天文学家乔治·赫舍尔(Herschell J. F. W.)早就说过:“为任何研究对象命名,不管那是物质客体、自然现象,还是可供从某个角度观察的一

组事实或制约关系,在这个对象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不仅能使我们在口头谈话或在书面中提到这个客体时,不必再去费神寻求别的说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客体在我们的头脑中,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占据了一个可被感知的位置,被纳入了研究对象的名单,获得了一个名分,并在这个名分之下,可以集结各种不同的信息,使之成为联结所有相关对象的一环。”这段话里有好多地方,其意义是值得仔细玩味并加以引申的。

孙寰的书中较全面地谈到了术语的功能。她把它区别成“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与语言有关的,归入了“一般”,与认识、信息有关的算作“特殊”。这当然亦无不可。不过,不可忘记,站在传统的语言学立场上看,与术语的语义研究,与术语的构词、称名研究相比,术语的功能(特别是认知功能、确定知识功能、启智功能、信息压缩功能)与变异性研究,已经有点“特殊”了。随着认识术语学研究的兴起,这样的“特殊”还可能出现得更多。有学者指出,认知术语学研究,绝不仅仅是术语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是对术语、术语集、术语系统,以及各种术语文本等一个全新的观点体系。也许有一天,20世界末之前形成的术语学理论的所有范畴与概念,从认知术语学的立场来看,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在认知术语学看来,术语并不是传统术语学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对专业领域内概念的语言指称,它是对在认知过程中出现并完善的专业概念的物化。它应该被看作是将稳定的符号系统与反复变化的认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动态模式的成分。术语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意识中发生的某种心智行为的特别校正物,因此,通过术语又能透视出术语创建者主观世界的某些特点。由此看来,认知术语学给术语学研究带来的变化极可能是革命性的。

以路甬祥先生为总主编的“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为出版术语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块宝贵的园地。这是为我国术语学研究的发展所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情。如今,随着《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的出版,这个书系“又添新丁”。借此机会,让我们祝愿中国的术语学研究持续、稳步地向前迈进。

是为序。

郑述谱

于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1年3月16日

前 言

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表述这些思想的,首先是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就是词汇单位来确定、指称、交流和传递。科学语言总是随着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

记录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词汇单位就是术语,也可以说,术语是表述一门学科知识系统的关键词。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有自己的术语系统。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一门学科的术语既是对这一学科领域认识的总结,也是这门学科知识的生长点。学科的创新往往是从对这门学科某些术语背后所表示的概念的质疑开始的。术语实际上是人类语言的另一个亚系统。各门学科的术语首先要由本学科的专家来定名,但术语的定名不仅仅涉及本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还关系到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问题。不可能指望各学科的专家也都通晓这些学科。只有术语学才是统辖各门术语定名的专门学科。这也许是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最根本的理由。

真正意义上的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terminology science)^①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其代表人物是维斯特(E. Wüster)。紧接着在前苏联也逐步兴起,并形成几乎与德国奥地利学派齐名的俄罗斯术语学派。后来还相继出现了布拉格、加拿大一魁北克等学派。进入70—80年代,术语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的综合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与多种学科,如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科学学、符号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研究方法主要也是从多种其他学科借用而来的,尽管它也有自己特有的方法。90年代以后,术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术语学研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新趋向,即从一种传统的术语学理论转向当代多元化的术语学理论,从传统的术语管理方法转向计算机化的网络术语管理模式,这两个趋向深深地影响着当前术语学的发展。^②

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术语学包括术语理论研究与术语实践研究两大部分。承担术语研究的理论性任务的是理论术语学。概括地说,它是研究专业词汇的发展与使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现代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从以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规定“理想”术语逐步转向以认识论为基础,描写现实使用中的术语,而这正是俄罗斯术语学派所致力于研究的方向。

俄罗斯术语学派的思想主要源于语言学理论。早期的术语学

① “术语学”在俄文中原为“терминология”,指“关于术语的科学”,现使用术语“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терминология”更多用来指“某一学科领域自发形成的术语的集合”。参见 <http://ru.wikipedia.org/wiki/>。在英文中,“术语学”是 terminology 或 terminology science。

② Лейчик В. М.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 [М]. Москва, 2007. стр. 224—235.

研究是以术语规定性思想为主导,认为术语是人为的、具有主观色彩的,而后受到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术语开始进行形式描写并关注现实使用中的术语。近些年来,术语学家相应地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科技信息理论、文本综合分析处理等视角下研究术语,形成了诸如功能术语学、认知术语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方向。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格里尼奥夫(С. В. Гринёв)和列依奇克(В. М. Лейчик)曾在其共同撰写的论文《俄国术语学发展史》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术语学派的研究成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15 年至 20 年。^①综观俄罗斯术语学派近些年来在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这并不言过其实。

从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规定,种种“要求”(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到认识到术语的自然语言属性,转而对其进行描写,这表明人们对术语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更倾向于从动态的角度、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术语。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为,术语集不仅是科学的表达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因此,不仅仅术语系统是术语的功能范围,而且反映逻辑联想以及其他思维关系的篇章,也同样属于术语的功能范围。于是,人们开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研究术语,从而为术语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俄罗斯术语学派在术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和术语实践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目前,国内的术语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尽管在术语定名

^① Гринев С. В., Лейчик В. М.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Научная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ВИНИТИ) Москва. 1999, № 7.

方面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术语实际工作的理论依据并不坚实与深厚,术语工作遵循的原则仍以“规定论”思想为主导。术语的理论研究多受德国奥地利术语学派的影响,即从概念入手,借助逻辑学的方法对术语进行分析。与之不同的是,俄罗斯术语学派的研究视角多是从语言学入手,因而,其先进的理论观点对我国的术语学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率先对俄罗斯术语学派予以关注的是黑龙江大学的郑述谱教授。郑述谱教授将其先进的理论思想引入国内,撰写了相关的著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使国人对术语学的基本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可喜的是,国内其他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术语动态发展的特点,并由此提出规范术语学和描写术语学的划分问题:术语工作的第一步应是描写,然后再加以相对规范,这样的规范性的术语集合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因为术语集不是无序的集合,而应是有结构的、便于分类存储和高效检索的系统。

本书的宗旨是阐释术语的动态本质。一方面,将语言中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用于对术语的研究,着重于对术语的功能分析,并考虑到术语创造的认识过程和职业交际话语的特点;另一方面,利用语言词汇变异理论分析术语意义的动态特征和它在现实言语中发生的种种变异现象,从而揭示出术语这一科学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找寻术语发展的普遍规律。

全书共分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语言的功能

——本章主要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语言功能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分析了“功能”的种种意义并列举了语言的各种功能类型。

第二章 术语的功能

——本章将语言的功能思想用于对术语的功能分析,指出术语与一般通用词汇一样,在使用中也行使着一定的功能,但同时又因为术语有着自身的特点,它还执行某些特殊的功能。

第三章 “功能”与“变异”

——本章主要论述与“功能”、“变异”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下几章的撰写做了铺垫。

第四章 词汇的变异问题

——本章着重分析语言的词汇变异问题。在分析过程中,主要以专业词汇(主要是术语)为重点分析的对象,分别从哲学、语言学角度论述了词汇(包括术语)变异的动因。

第五章 术语的变异问题

——本章主要阐述术语变异问题的由来及发生在聚合和组合层面的各种形式——语义变异现象,并从术语学角度分析了术语变异的原因。

第六章 术语变异的功能层面

——本章从“意义”与“含义”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术语词汇语义发展变化的特点,并分别对术语的概念意义变异和附加意义变异进行了重点分析。

实际上,全书的思想脉络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描述术语的功能,而第二个部分则重点研究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问题。这两个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在此之前,作者对词汇学很感兴趣,并在这一领域进行过某些研究,而这门学科与术语学联系密切,可以说,为术语的研究打下了

一定的基础。但术语学是涉及多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学科,因此要想真正了解和熟悉它,还要很长的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应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和分析,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获取新的认识,科学也会随之向前发展、进步。书中写下的只是作者本人在这段时间积累的一些对术语的认识,难免会出现错误、缺点和不周全的地方。作者诚挚地希望各位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此,我首先要对我的恩师——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术语所所长郑述谱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郑述谱教授是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可以说,没有郑述谱教授,我就不可能踏入术语学这片有待发展并充满前景的新领域。本书从选题、撰写,然后修改,直到最后付梓成书,一直受到郑述谱教授细致而有效的指导。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鼓励与支持。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温昌斌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我联系出版。我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黄忠廉教授对本书的关心与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毛延生博士,他对本书俄英汉术语对照表的英文术语部分作了认真、细致的校对。

孙 寰

于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0年7月18日